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 D C _____ 编号 _____

学 位 论 文

《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的变形及其文学表现

The Metamorphos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d and Human Beings And It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In The Bible

胡 希

指导教师姓名：杨正和 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申请学位级别：硕 士 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2005年4月 答辩日期：2005年5月9日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江西师范大学 2005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阅人： _____

二〇〇五年四月

摘 要

众所周知,《圣经》是西方宗教神学的核心,是西方社会文学、宗教的源头之一。在信仰的时代里,《圣经》作为神学的经典被广为流传,却忽视了《圣经》的文学经典性质,在《圣经》中有着古希伯来早期文学中最美丽的诗篇。《圣经》中的基督教思想不同于古希腊精神:古希腊精神是善于理性思考和追求知识经验,《圣经》则体现运用大量优美简洁的文字及其表达蕴涵的深邃哲理。虽然均带有神话色彩,古希腊神话中体现的是多神谱系,上帝是《圣经》中描述的唯一的神。《圣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神学、文学、哲学和历史经典,至今学者们和作家们更倾向于把《圣经》作为文学经典来研究。《圣经》是部文学色彩浓郁的神学经典,蕴涵许多丰富的文学题材。《圣经》的主要描述内容之一是关于人神关系的描写,其中的人神关系的变形主要通过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圣经》是部神学的外衣装点下,颇具文学性质的经典。

《圣经》描述了三个世界,天堂世界、现实世界和黑暗世界。神和天使都存在于天堂世界中,所有的人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撒旦则是黑暗世界的王者。人神之间的关系是带有从属性质的:因为神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并且按照自己的样貌创造了人。人生活在神所创造的现实世界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又是服从于神的统治之下。人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被束缚的状态,通过不断的背叛、冲突使得稳固的三角形关系慢慢变形,使得原本紧张的人神关系慢慢趋于融合。

在蛇的诱惑下,人偷食了禁果,这导致人与神所立之约的破裂。随之而来的接连不断的冲突背叛更加剧了人神关系破裂的速度,当呈三角形的关系结构无法承受冲击挤压下,所有的关系并非坍塌而是进而转变为能够包容所有一切的圆形。圆形不同于其它图形的硬性框架,圆形是能够包容所有的一切的图形载体,罪恶、背叛或圣洁。神拯救背负着罪恶的人们,并使之慢慢融入人的心灵深处,这使得人神关系从冲突、紧张的三角形逐渐走向融合、平和的圆。人神关系向融合的圆形转变,使得人神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达到心灵上的平和状态。在爱的包容中,人追求的目标和祥和的幸福。

关键词:《圣经》, 三角形, 冲突, 圆形

Abstract

Bible is a special theological scripture, not only the one of the best books in the world, but also the one both scholars and authors concentrate most their attentions and imaginations to i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factor that the Bible contains the aspects in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it is an amazing book that attracts many researches on i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 beings is the main thing during the narration in the bible.

There are three world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ible. Those three worlds are the heaven world, the reality world and the darkness world. God lives in the heaven world and angels do so. All the people live in the reality world and the Satan is the king of the darkness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 beings was in the position of hypotaxis, because God was the dominator of the whole world, especially God created human beings whose appearance based on God' s. Men were the dynasts of the world which cost God' s six days to create,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men wanted to get rid of God' s power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reality world wholly.

When Adam and Even ate the forbidden fruit, they broke the covenant between the God and the human beings' ancestors. From then on, there were many conflicts happened, for example, betray became the main important reason to broke the covenant, which is the main motivity when triangle changed its connatural figure and turn it into roundness. The roundness contains many things, such as conflict, betray and the God' s divinity that can save the depraved people.

Key Words: Bible, triangle, conflict, roundness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从偷食禁果到权利对立的转变	5
第一节 人神关系在诱惑的混沌世纪中的裂变	6
第二节 统治权利冲突对立的集合表现	11
第二章 矛盾冲突交织的人神关系	16
第一节 重重不和谐的矛盾冲突	17
第二节 在冲突中变异的紧张关系	18
第三章 神迹显现中的终极救赎	22
第一节 人神关系的圆形载体	23
第二节 神性契合的统一复归	25
结 语	32

引 言

苏格兰小说家司各特，临终前说：“Bring me the Book!”（把书拿给我），人问：“Which book?”（哪一本书？）他说：“Stupid! The only Book is the Bible!”（傻瓜，当然是圣经！）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圣经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也只有它才配得上“the Only Book”的美誉。

《圣经》不是一本哲学作品，但却是被哲学家们广泛地思考引用，也是哲学家们争论的较多的一本书。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都无法与之匹敌。《圣经》不是一部历史书，但其中关于犹太古史的记载，无论从详尽度还是可靠的角度来看，都远远超过其它民族的古史书。由《圣经》所涌出的哲学潮流，历经两千年依然经久不衰。《圣经》不是一部文学书，但其独特和优美的文字却是举世公认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题材直接来源于圣经，许多作家则从圣经中获得取之不尽的文学滋养，奥斯卡·王尔德的经典作品《莎乐美》就是来自于《新约·马可福音》（Mr6: 14—Mr6: 29¹）的圣约瑟之死的故事，而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则是以《旧约·撒母耳记下》（2Sa13: 1—2Sa19: 18²）中的故事为其原型。虽然《圣经》不在书店发行，但其发行量却是全球之冠。被译成两千多种语言的《圣经》，至今在全球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六千万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其它任何名列排行榜榜首的畅销书。虽然《圣经》不是出自一人在一时一地写成，虽历经一千六百年，总共经过四十多位职业、背景、学识均不同之人的手，在三大洲，用三种语言完成。但《圣经》却是一部首尾联贯的作品，从第一卷《创世纪》到最后一卷《启示录》，内容前后互相照应，这是非常难得的。

随着考古学上不断的发现，不断地给《圣经》添加强有力的佐证；历史进程更是一步一步奇妙而准确地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如巴比伦的不再兴起，主耶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以及以色列的复国等等。这些预言在当时无异于“痴人说梦”，却丝毫不差地印证在历史的长河中。

两千年的历史无不见证了《圣经》的能力。《圣经》在历史的漫漫长夜中，照亮着人类的归途。不仅如此，《圣经》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民族性、宗教性、悲剧性和浪漫性。文学是反映社会的，《圣经》的民族性十分明显，因为其中不仅记载了希伯来人的历史，而且反映了希伯来人的社会。《圣经》不是以文学标准集结而成，而是以宗教为衡

还多。”（Jg16：29—Jg16：30）³

公元 529 年，当查士丁尼大帝关闭最后一个象征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雅典学园时，象征着结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时期的以理性为中心的时代，并且转向以信仰为中心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在神的话语中，慢慢有了这个世界，才有了生命感动。人类得以降临，才能感受到了“爱”这个基本的感情元素之一而存在的复杂情感。有了生命、爱和感动，才有了这个世界。基督教时代是个传奇色彩浓厚的时代，从其重要经典之一的《圣经》中可以窥斑见豹。《圣经》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古老的城市，意指“书籍”。在新约诞生之前，希伯来的经典并未有“新旧”之分，而只是以“约”代称。《圣经》主要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总共包括了 66 部书，其汇编由公元前 1400 年的摩西时代到公元 1 世纪末传教徒约翰所作。希伯来经典（即《旧约》的部分）共有 39 卷书，内容包括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初之间的民间流传的神话、寓言、史诗、战歌、爱情诗歌、历史、先知言行录、法律、宗教教条和戒规等，成为犹太教的经典。⁴《旧约》又名“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民

族（分为以色列和犹太两个部落）的古代文献汇编⁵，这是属于基督教的《圣经》中的旧约部分（严格意义上，新约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希伯来正典，因此并未纳入其中）。古老的《旧约》经卷是犹太教教士用古希伯来文抄在羊皮卷或莎草纸上的，有《死海古卷》（又称《库姆兰古卷》）、《拿西山抄本》、巴比伦《圣经》古卷等。⁶

新旧约中的“约”字意为神和人之间订立的盟约，《旧约》体现了人神之间的关系和人必须遵守的诸多条例，以及对神赞美之情的同时，记载了许多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不同于《旧约》的是，《新约》反复不断地展示神迹，从而把神的权威形象化具体化，使人对神的存在毋庸置疑，从而能够让人的心灵更好地在神的关怀中得到救赎。《圣经》并非仅包括新旧约两部分的内容，能否收入正典《圣经》的标准是依据神学的角度去筛选。基于这种筛选标准，也就不免删除了前人所创作一些的经典文献，希伯来人把这些没有载入正典的文集收集归为《次经》的部分。整体上说，希伯来的经典主要包括《圣经》、《次经》、《伪经》及《死海古卷》。

在《圣经》这部具有文学性质的神学典藏中，其主要内容大致上都是围绕人神之间关系展开的：神创世造人，神是世间所有的一切的绝对统治者，人要绝对从属神。但当人偷食禁果后具有神一般的独立判断思考能力时，人神之间的统治关系链条开始慢慢破裂。因为无法忍受人的背叛行为，神将人逐出伊甸园。当被放逐后，人开始了从属于神，但不受神绝对支配的生活。人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绝对完美，因此人总在犯罪与赎罪之间徘徊，在不断地背叛神或是彼此冲突所导致的惨剧中生存着。《圣经》是性质特殊的文献典藏，是构建于文学框架上的神学文本。

《圣经》是希伯来人的律法和文集的集中体现，因此《圣经》又被希伯来人称为《律法、先知、文集》。全书共分为了三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律法书、历史书和先知书（其中还有诗歌体裁的作品）。著名的律法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些则被统称为“摩西五经”。从名称上可以直接看出，律法书

是与摩西紧密相关的。除第一部《创世纪》的主要人物是神（因为神是整个现实世界的缔造者），其余四部均以摩西为核心人物展开：记载了摩西的生平，讲述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迁往神所赐之地的伟大事业。虽然《圣经》中的多数故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以色列的历史。虽借用了神学的外衣和文学的手法，但《圣经》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文典，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以色列人过去的岁月。

《创世纪》作为《圣经》的开篇之作，是律法书中十分重要的文学书。整个《创世纪》主要围绕三个故事展开：神开天辟地地创世、巴比伦塔的坍塌、氏族时代诸长老的传说，以及约瑟那犹如史诗般辉煌的经历。《次经》原文是 Apocrypha. 意为“隐藏”，带有不列入正典的意思。类似于《旧约·路德记》的善良的路德的描写，《次经》中有着以女性为主角展开的故事，记载着单独的对于女性的优秀质量的赞美的传记小说，如《尤迪传》、《苏姗娜传》。没有了浓厚的宗教的标准和外衣，《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丰富了整个世界的内容，并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伪经》没有众所公认的界限，且篇目也不统一；《死海古卷》也有着数以万计的碎片内容，二者均让人觉得头绪繁乱，因此暂且也就不涉及其中的内容。

较之于古希腊神话中那颇具震撼效果的气势恢弘的场面，《圣经》的文字则显得过于平静。《圣经》的主要的阅读群体是平民，必须以平民百姓的文学阅读和理解水平为基础。艰涩的文字、高深的说教或是玄而又玄的概念都是平民百姓难以接受的，这些都会阻碍《圣经》的流传和发展。《圣经》通过平淡简洁的语言和宏大的叙事技巧来展现世界。通过这些简单的文字，《圣经》中那些看似简单但却意味深远的思想一直传承下来，至今在西方文学的研究中，依旧可以看到对其难以割舍的情怀。《圣经》以简约的文字著称，其中每一个字都蕴涵了无限延伸的可能，《创世纪》中（Gen1: 3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能够驱散黑暗，呈现世界的全貌，这是神造世的第一步。书中仅用一行文

字就完成了神造光的过程，并没有复杂的过程，神就使得世间光得以诞生。没有历经艰辛，仅仅在神的意愿，神的声音中，光就诞生了。短短的一句话，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洋洋洒洒的篇幅，以一种颇具震撼的方式有力地说明了神的权威强大到何等的地步，让人不得不在敬畏于神的同时，感受到神的神力。《圣经》是具神学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双重色彩的文库，在点点滴滴的朴实无华的文字中，《圣经》被装点得无比灿烂。其中关于复杂多变的人神关系变形关系的描述，更是其独特辉煌的一笔。

第一章 从偷食禁果到权利对立的转变

《圣经》记载了希伯来人浩瀚的历史，在这 66 部书中有着许多环环相扣的故事，连接各个故事之间的主线就是历史的时间。总体上看，《圣经》的内容大致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表面上看是一维世界，实际上则暗含着二极权限，其结构是能划分成三重建构。此处的“一维世界”中的“世界”所指的是整个世界的范畴（包括看不见的天堂世界、实际存在的现实世界和深不见底的黑暗世界）。其中“一维”指的是，整个的三重世界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但实际上邪神撒旦所代表的黑暗世界，是独立存在于神之外的对抗力量。《圣经》中的主旨之一是神的权威不容置疑，因此从某个角度上说，所有的一切都处于神的统治中。）；“二极权限”中“权限”，主要指《圣经》中集中体现的神权与人权，神权和人权之间关系体现了“二极权限”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其中，人权包括了人的生存权和统治权。统治权，不仅是抽象意义上，人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也包含了现实世界统治者的王权。因此，在人权与神权的冲突中也包含了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即统治权的冲突；“三重建构”指的是：整个世界因不同的权利而构建的世界，主要分为天国世界、现实世界和地下世界的三级世界。这就是《圣经》中的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构建中，《圣经》营造了一个无限精彩的世界。

第一节 人神关系在诱惑的混沌世纪中的裂变

三重构建始于处于混沌初始状态的世界，作为“摩西五经”之首的《创世纪》，其中记录了神开天辟地的过程。“创世纪”这个词缘自于希腊文字，字面的意思是创造时代，顾名思义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章中被创造出来。书中描述天地初始的情况，仅仅用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八个字。虽然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了多重的含义：首先描述了当时地球的面貌，为神后来仅花费六日的时间，就创造了整个世界的功绩做铺垫；其次暗示了人性处于的混沌无知的状态，等待神的引领和救赎的可能。第三，神不是绝对的单一的权威，世界还存在另一种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存在。黑暗是先于神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非由神创造。如果说神是代表一切的光明和生命力的象征，那么神不可能创造了这个混沌黑暗的世界然后又消解了它。这也就说明了虽然神是万能的，但是神的创世过程并非没有任何阻力，其间也暗含了在对神日后的信仰行为中，人也是充斥着与之相对抗和叛逆的未来，《旧约·创世纪》直至《出埃及记》、《列王纪》都体现了人神之间的冲突对抗不和谐的因素存在。

《创世纪》中，神是世界的造物主。神创造了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在整个混沌的状态中，神创造了能够适合人生存的世俗的现实世界。在光没有诞生之前的初始状态的世界，“混沌黑暗”既表述了世界的状态，同样也可以暗示了人类意识的混沌朦胧的状态。神是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存在，正因为其圣洁的光，才使得人从混沌的意识状态中走了出来，也使得人从物质生活条件的混沌状态解脱出来。创造了所有的世间万物之后，神才按照自己的长相创造了人。在赋予人象征统治权利的命名权之后，人在伊甸园中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此时的人并不具备思维判断的能力，只能作为玩偶性质的生物而存在。

神存在于信仰的世界，包括象征天堂的伊甸园，这一人类追求和向往的住所。天堂世界是神所处的世界，包含了光辉神圣的理念，是人所追求的终极之所。天堂世界是人心中永远的梦也是心中信仰的世界。在这个天堂世界中，伊甸园是不可或缺的地方。人生活在一个具有梦幻般

色彩的天堂之所——伊甸园，伊甸园是个天堂般的花园，是神为亚当和夏娃所提供了非常好的栖居场所。“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Gen 2:8—Gen 2:15）人类一直在这个梦幻的伊甸园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当人偷食了禁果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正如潘多拉打开了那个不祥的盒子之后，使得整个世界陷入的混乱黑暗状态的遭遇一样，人的偷食禁果也开启了痛苦的篇章：人被永远地逐出了伊甸园，被迫开始了颇具艰辛色彩的苦难的现实生活。唯一的希望，是对过去天堂生活的回忆，虽然一切早已如泡影般消失无踪。伊甸园，是个带有抽象概念意义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花园。虽然人类永远无法再次在这片梦幻的土地上生活，但是伊甸园中却有着人类美丽的记忆。这个抽象但却是具有实体存在意义的世界，并不是绝对虚幻意义的所指。处于顶层位置的天堂世界，则更多的以象征神权的代名词出现。

《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了神创世的功绩，不仅包括了神创世的所有的一切，也详细叙述了人背叛神的过程。神曾严厉地告诫亚当夏娃不准偷食禁果，否则代价就是死。对于肉体形式的人，神用生与死如此重大的概念来约束人都无法阻止人的背叛。虽然犯下错误后人害怕直面神，但是人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次冲动的越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着，人的每次犯罪似乎都没有后悔只是害怕因此受罚。如果人没有偷食禁果，没有迈出背叛的这一步，也许人可以永远生活在天堂般的伊甸园中。偷食禁果虽然结束了人的天堂生活，但却使得亚当夏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代价是对神的背叛以及背叛带来的沉重的惩罚：他们结束了天堂般的生活，亚当必须劳作才能生存，亚当必须承受生活

的艰辛，夏娃则必须忍受分娩的痛苦。自由的代价，从来都是沉重的。但是即使再沉重的代价，也无法褪去自由的快乐。另一方面，神害怕人有了智慧之后如果再长生不老，则会成为另一个神。神无法忍受自己创造的对抗力量的存在，因此封锁了长生不老的果树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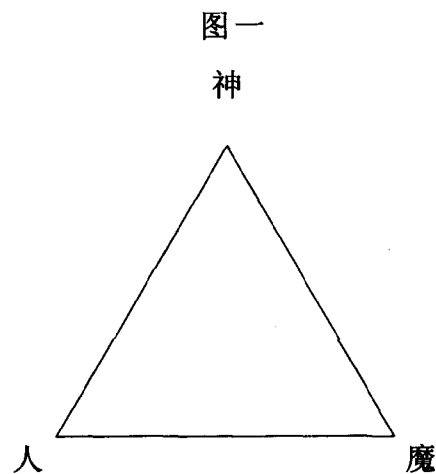
发生在伊甸园中那一幕，因为蛇的诱惑，人才被逐出伊甸园。蛇准确的判断力和诱惑的字眼正好满足了人的欲望。越轨的尝试从夏娃的手触碰到那个普通但不寻常的智慧果开始，面对如此美丽的动物，那一语道破天机仿佛能看破一切事物的言论：“这不是真的。你们不会死，神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们吃了智慧果，你们将具有和神同样的判断好坏的能力。”（Gen3: 4—Gen3: 5）每个字每句话都渗透着危险的色彩。受到诱惑的夏娃，看到智慧果时心里暗想如果真的能够变得充满智慧该有多美妙啊。在蛇的诱惑下，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因此眼睛也明亮了。当人背叛了神，也就结束了人在天堂中的生活。

传说中的蛇的初始状态是一种有种透明七彩色的动物。人仿佛天生就容易被美丽的事物诱惑，对越危险的事物越感兴趣。《创世纪》中，蛇不是单纯的动物，是撒旦的化身。邪神撒旦具有多重身份，如“大龙”、“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Re12: 9）⁸，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Eph 2:2）⁹。撒旦是所有罪恶之源，不仅是与神对抗得力量，同时也是人神发生冲突、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原因之一。人类的血液中一开始就有着丰富的尝试、冒险的成分。在伊甸园的无忧地生活看似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那真的是一种生活吗？没有理智，不知羞耻的人无忧地生活，的确这样生活毫无痛苦，但是这样的“人”不可以称之为“人”。象征撒旦的蛇的诱惑，使人摆脱了懵懂状态，代价是“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Gen3: 14—Gen3: 15）

尚处世界之初时，具有如此高智商的动物是令人十分惊叹的。单从

蛇诱惑夏娃的言辞来看，虽然它十分狡猾但却极其聪明。它不仅十分清楚人神之间的微妙关系，还能预知人将受到的惩罚，预测神的行为，这本身就代表了与神的对抗的力量。蛇是如何能够如此肯定地预测神的行为？蛇是撒旦创造的另一个分身，撒旦以蛇的形态去诱惑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对于这次诱惑，蛇受到的惩罚只是改变行走方式，“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用肚子行走，终日吃土。”（Gen3: 14）这种高智商的动物并没有变得愚蠢或者彻底消失，只是成为与大地全面接触的动物，这暗示了蛇是黑暗王国的统治者，即撒旦的化身。《旧约》中的《创世纪》的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受罚，人因为背叛神而被放逐于伊甸园之外，结束了梦幻般的天堂生活。正是由于诱惑，使人拥有与神不相上下的判断辨别能力。离开伊甸园的人，带着一种被解放了的精神的自由而开始了新的生活，人已不再是神捏出来的单纯的玩偶。思想，是衡量并称之为人的重要标准。但是单纯的肉身并不能使得人区别于神创造的其它的动物。如果不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人只是单纯的具有玩偶性质的肉体生物。人自一开始就渴望从泥土的肉身中，从神的玩偶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整个黑暗混沌的世界由三个世界构成：天堂世界、现实世界和黑暗世界。在整个世界中，暗含了三种力量：神、人和魔。神，是改变整个世界混沌状态的力量；人，则是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魔，即邪神撒旦是黑暗混沌世界的象征，并未因为神的创世而消解，是与神相对抗的力量。神、人和魔之间的关系结构，如图一所示：



天堂世界是人不能进入的神圣领域，因此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

来说，天堂世界是个没有实体存在意义的永恒的梦。在神所处的信仰世界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天使。天使是具有传声筒性质的媒介：因为天使不仅能够进入神所属的天堂世界去聆听神的旨意，同时也能进入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去传达神的意旨。天使来自于神的世界，与神共同存在于天堂世界，因此天使的声音较之于现实世界的先知门徒们更为接近于神的意旨。《圣经》中的天使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默斯，在亚伯拉罕即将献子之时，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Gen22：11—Gen22：12）。天使是能够很好地沟通神与其子民的媒介。当天使在阻止亚伯拉罕献子的时候，甚至使用了神的称谓，仿佛是神直接在阻止亚伯拉罕。

现实世界也存在着类似天使在信仰世界中传递神的权威性质的声音的媒介实体，如先知、神亲自挑选的门徒们。不同于天使的是，先知以及神亲自挑选的门徒们是生存于现实世界中的，确实存在的实体人物。他们是其它平民的榜样，尤其是其无与伦比的忠诚，可以体现他们对神有着纯粹虔诚的信仰和敬畏。在《旧约·创世纪》中，由于神的权威性，因此神的声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得见的。神的旨意由神所选定的人去广为传达，或是他们借助被神赋予的神力，来显现出来那个无形但无所不能的神之所在，“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世间充斥着暴行。神观看世界，见都是败坏了的。凡是世间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行为。于是神就对挪亚说……”（Gen6：11—Gen6：13）；“神对亚伯拉罕说……”（Gen12：1），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抓住它的尾巴，它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Ex4：2—Ex4：4）¹⁰等。即

使在人间充满罪恶的时候，神也没有直接面对所有的人，指出所有的人的罪恶，而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对象作为媒介来传达他作为一个审判者的态度，如在《圣经》中都会出现诸如“但是惟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Gen6: 8）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神的几次立约都是和他所中意的单独的信徒沟通完成的，与挪亚立约，与摩西立约等都是如此。个体的信徒代表整体的人，信徒成为一个媒介、代表来完成人与神订立的誓约。因为“我”和“神（你）”的不确定性，所以神才会和“我”一次次订约，重新订约，希望能够通过一次次的订约来加固“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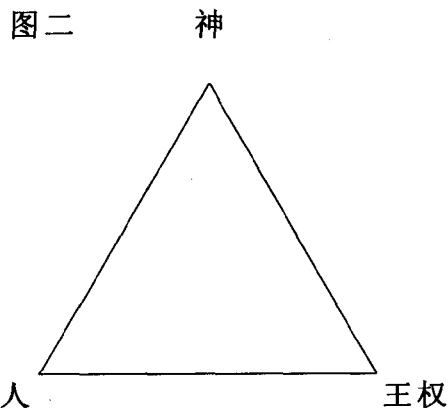
但这些信徒们始终是肉身的人，并非如天使般超脱肉体的意识存在。在人不断地背叛神并与之发生冲突之际，神不得不怀疑肉身的人对自己忠诚度。出于这个目的，神会考验人，其中甚至不乏忠实的信徒，如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深爱的独子作为祭品献给自己。这次不是普通的祭祀品，而是亚伯拉罕唯一的深爱的血脉。虽然神并未真正夺走亚伯拉罕独子的生命，但通过这次考验，可以从中得知：当人面对当虔诚信仰与血缘亲情之间发生冲突时两难抉择的处境。文字中的亚伯拉罕，他的态度是非常平静的，这容易使人忘记当时处境的他那颗矛盾而痛苦的心。当我们读到了《约伯记》中，那些体现了当经受神的考验，在承受心理和肉体双重痛苦的之际，对神真切的怨恨和咒骂时的洋洋洒洒的文字时，我们才会猛然想起那几乎被遗忘的一幕：当亚伯拉罕准备献子，高举起刀时他那痛苦滴血的心。

第二节 统治权利冲突对立的集合表现

黑暗世界中的撒旦，影响着“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撒旦、神与“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显得十分复杂：撒旦，是另一个面的“我”。正因为有这个象征着罪恶的“我”，才会使得“我”与神的“你”不断的产生冲突，不断发生碰撞。撒旦是人堕落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当人的意识被禁果所唤醒之时，使得人产生了许许多多复杂的感情。智慧果不仅赋予了人智慧，同时也膨胀了人的野心。人的野心，主要的体现于是神权和人权的对抗，包括人对信仰以及对世界的占有欲望，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的愿望，并没有因为面对的是无形的神，人就因此停下欲望的脚步。

从《圣经》中描述的整体世界看来，其中“人—神—魔”是复杂的关系网。这种看似坚固的关系网在《圣经》中并非一成不变，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总在不断改变，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圣经》中的人与神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屏障，从“三位一体”¹¹中的“圣子”可以看出：肉身的耶稣和普通百姓共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肉身之外的神和人只在精神领域内存在界限，而这样的绝对界限实际上并不十分明显，甚至是非常脆弱的。神照着自己的长相而创造了人，以此代替自己作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当人抵挡不住诱惑偷食禁果之后，就拥有了与神不分上下的判断能力。当人拥有与神不相上下的智商时，人希望能够摆脱神的束缚从而真正控制整个世界，从而埋下了人神关系进一步破裂的隐患。蛇的诱惑是导致人神关系的裂变的重要原因，人在魔的引诱下背叛了神，在得到了智慧的同时了解自身作为现实世界统治者的范畴，这也就是后期人神关系变化为“人—神—王权”的隐患。从“人—神—魔”的关系转变为“人—神—王权”的关系（如图二所示）：当人有了与神等同的判断能力时，加之特殊的身份（具有神所赋予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掌管现实世界的统治集权集中表现为王权。



首先，王权所统治的广大百姓是现实世界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广大百姓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他们是世界的抽象意义的统治者，但同时也是被神统治，服从神和王的子民们。《出埃及记》中那些被埃及人所奴役的痛苦不堪的以色列人，后被代表神意志的摩西千辛万苦带出埃及。神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才使得这些被埃及人奴役的痛苦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当出现生存的问题时，这些惊惶失措的人们动摇了。虽然神拯救了他们，并赐予他们自由，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在饥饿和苦难的时候曾经质疑甚至埋怨过神。以色列人的迁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离开埃及只是许多困难的开始。神，在这些其子民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当百姓只有苦水饮用之际，摩西听从神的指示把苦水变为甜水，有时甚至在神的指示下击打磐石以获得水源；当没有食物可以食用之际，神赐予民众可食的吗哪。在西奈山所制定的律法，是为了以神圣规范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蒙昧的民众，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

《圣经》中绝大部分的故事几乎都是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现实世界是善良和罪恶的温床。《圣经》中的物质实体世界存在于所有故事发生之始，神花费了六日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适合人生存的环境。在《旧约·创世纪》中仅用了两章，轻描淡写地描述神如何用其声音的权威构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神迹。精神世界的构建比物质世界的建立显得更为复杂，随后《圣经》中几乎所有的篇幅，都关注于书中的存在的这个金字塔的世界中，所蕴涵的复杂的内部核心关系之一的人神关系的变形过程。神是造物主，同时赋予了人形体和生命，因此毫无疑问神是整个世界的绝对的统治者。显现于《圣经》中的人神关系，是自上而下的从属关系。但如果人仅仅扮演神的玩偶的角色，就没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种人神关系中，暗含冲突和对抗性质的因素。当人摘下禁果，食下果实的第一口，人神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慢慢破裂了。实际上，神实现其统治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圣经》中记载了神遇到的重重阻力就能很好地验证这一点，如为了让自己的子民们摆脱埃及王的残暴统治，神就显现十余次神迹，这才使得摩西能把以色列人带往那“流奶与蜜之

地”，回顾整个创世过程中，神都没有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时间。

王权，是独立于神权之外的统治权。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素。所有的人都居住在现实世界。不同于抽象的信仰世界，现实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内部存在着因为权利性质划分的等级：王和平民。王，是作为神在现实世界的统治者象征的统治集权者的集中代表，在《撒母耳记》中，对于神权之外的王权，撒母耳有很准确的定位：他列举了王对百姓的诸多欺压行为，“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1Sa 8:6—1Sa 8:22）。尽管如此，百姓还是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王，目的是能够统领国家，并且四处争战。即使要受到王的压迫，但可以通过王所领导的征战得到更多的利益。

从撒母耳不满的情绪和神无奈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王权的产生是与神权相对立的。虽然不是每个王权都与神对立，大卫王没有与神绝裂，

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不存在着与神权对抗的王权，《出埃及记》中的那个性格强硬的埃及王，由于害怕以色列人的“人数众多，力量强盛。”(Ex1: 9)，因此埃及人决定奴役以色列人以防止被以色列人欺压。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以色列人人口数量危及埃及王的统治和埃及社会的安定，埃及王甚至下令接生婆们“如果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女孩，你们都要存留她的性命。”(Ex1: 22) 埃及王希望能够借此削弱以色列人的力量来巩固自身的统治，这也许是由于以色列人的大规模的屠杀历史的开端。这几乎是毁灭性的结果给予以色列人的痛苦，都深深烙印于他们的祈祷中。听到这些困苦祈祷的神，无法漠视其子民们的痛苦，要求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引向那“流奶与蜜之地”。顽固的埃及王始终没有选择屈服，直至在失去了独子之后才允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最终痛苦地葬身红海海底。

《出埃及记》中的埃及法老几次三番地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的原因是：如果能够永远地奴役以色列人，这样就可以在压榨以色列人的同时又维护了王权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埃及法老不惜任何手段，甚至下令要杀死所有以色列人刚诞生的儿子。在奴役和丧子的双重痛苦中，以色列人只有依靠祈祷期望能够得到解脱。终于，苦难的以色列人的祷告奏效了，神指派摩西与埃及法老进行交涉。无论摩西显现了何种的神迹，但是对于神希望能使所有埃及境内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一点，埃及法老则用行动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与神对抗的意识。埃及王不断地与神抗争，使得神被迫十次降灾给埃及，从一开始的血灾、蛙灾、虱灾、蝇灾、到后来的畜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以至于神不得不降下了最重的灾：杀死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才使得埃及法老真正允许摩西带走以色列人（这也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的由来），但是埃及法老还是没有罢手，一直追到红海葬身海底。王权和神权的抗争，虽然以王权的失败而告终，但并非从此抗争的硝烟就此平息了，这样的冲突是愈演愈烈。

人神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隐患和危机，交织着许多直接或

间接的冲突，这些都导致了在《圣经》中神权希望能被绝对化，以此巩固神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在《圣经》中无论是在西奈山的签约时不可看见神的样貌，或十诫的律法都明确地要求人对神的绝对的信奉和尊重，这些均体现了神对不断受到威胁的神权的担忧。即使从《圣经》中那看似坚固的呈金字塔状的关系，也能找到其饱受冲击的痕迹。在不断遭受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下，即使是稳固的图形也是无法一直持续保持原貌的，纵然是高耸入天的巴比伦塔也有坍塌之时。这个看似坚固的金字塔，在《圣经》的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所体现的人神关系的硬性框架线条则在冲突中逐渐变得十分模糊，慢慢变形融合为一个圆形。但人神关系并非是简单从坚固的三角形变形为圆形（图三），这个过程艰难而漫长。《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由金字塔状的三角形结构变形为圆形的转变的动力，来自于书中记载着许多的背叛和冲突，当然其间也有许多凋谢的生命之花，枯萎的信仰之树等的必然的结果。

第二章 矛盾冲突交织的人神关系

《圣经》作为经典的文本，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人神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变化，其中的叙述总以简洁的词语表达多重的含义。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作为核心人物，《圣经》主要讲述了关于神和人的故事，其核心的问题讲述的是人神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神关系是如何从稳固的金字塔，慢慢被挤压变形以至于变形为一个圆形？是何等强大的力量使得原本牢不可破的三角形扭曲变形的呢？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神之间的金字塔的关系中，人神之间的关系暗含着不和谐的词语：“冲突”，这是导致人神关系的变形的关键所在。不和谐的核心包含三重含义：①正神与邪神撒旦之间的冲突；②人神之间的冲突（包括平民对神的信仰的冲突；贵族的王权和神权的对立冲突；）；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包含男人和男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

三重冲突)。正因为有不断的冲突，使得人犯下许多的错误，背负了许多的罪孽，因此人也不断地被神责罚。人，在背叛、冲突和痛苦交织的夹缝间不断挣扎着。

第一节 重重不和谐的矛盾冲突

人神之间的关系隐患首先体现于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从这一点暗含了人是现实世界的统治者的原因：人不同于其它神创造出来的动物，人具有神的长相，这也就预示着人拥有神所赋予的统治世界的权利。亚当夏娃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而创造的生物，希望能把人作为他在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因此人也就很自然地以统治者的身份自居。人，一开始就是有别于神所创造的其它生物。人生活在伊甸园中同时也是伊甸园的看守者，有对事物的命名权同样暗示着人被赋予的统治权。

人的相貌，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为了成为神在现实世界的统治者的形态而存在。当亚当夏娃惋惜着从伊甸园中走出时，当他们不得不开始用自己的劳作去维持生计之时，也许会感到后悔：为什么要受到诱惑？为什么要偷食禁果？无论怎样的后悔，也无法改变结局。人注定了必须离开伊甸园，有不得不犯下错误的原因：没有是非判断能力的人，即使生活在苦难之中也无法明确自身的状态。这种无异于简单的玩偶的人即使生活在天堂也是毫无意义的。当人被迫离开伊甸园时，才真正开始称之为人的生活，这其中包含了两重含义：第一层是从《创世纪》字里行间可以直接得知的：人从此失去了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现实生活，二者之间的差别则十分明显：从美好的天堂世界沦落到苦难的现实世界；第二层隐含的意思则是说明人的精神信仰开始慢慢堕落。慢慢沦陷的精神世界，是人不断地犯下错误，犯下罪行的先兆。

精神的堕落，自然也就不可能一如既往地维持纯洁善良的行动。但

也不能说从此人类的生活只有苦难没有幸福，虽然无法阻止所有的罪恶，但潘多拉的盒子中还留有“希望”。虽然人不断的远离背弃神，但神依然怀有基本的救赎的情怀。走出伊甸园的确让人感到很痛苦，但是这一步是必然而必须的：不离开伊甸园，就永远处于神的绝对控制之中。离开，是个无奈的选择。离开了诞生的地方，在贫瘠的土地上维持自己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事，第一次的背叛断送了人的安逸生活的源泉。人，无论多么忠于神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天堂般的地方。一旦离开，就永远无法进入伊甸园，或许只能在死后去重温那远古的过去。虽然对人来说，很多定义和关系都很模糊，但生死是拥有绝对界限的概念。人有着许多的罪恶的行径，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彻底地放弃人，这使得《圣经》的人神关系在遭到剧烈挤压、冲击甚至变形后并未成为一盘散沙，而是趋于融合，这是《圣经》中的人神关系转化圆形的基本原因。人在走了许多远离神的道路，度过许多背弃神的日子的时候，还是在不断悔悟不断寻找救赎的合适的方式。

罪恶和生死紧密相联，罪恶一旦开始，就不会有终止的时候。罪恶的数量随着人类的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增多，由于人类的不断的繁衍，子女数量的激增，加之神的儿子们不断和人间女子通婚，并且生下有着神的血统的子嗣，带有神血统的人的增多更加加重了神的不满。除去神的子嗣（英雄）之外，人的罪恶如同自己的子嗣一般变得越来越多，直至到了让神无法容忍的地步。这也就是神用那毁灭性的滔天洪水，颠覆了罪恶的人间的直接原因。神希望通过消灭人的肉身，从而消灭人的罪恶。但人是神亲手按照自己的长相创造的生物，神不忍彻底的灭绝人，因此神留下挪亚一家（挪亚是神第一次亲自挑选出来的信徒）。洪水颠覆之后，神希望能够重新建立安详平和的国家，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第二节 在冲突中变异的紧张关系

《圣经》中的冲突不仅体现在人神之间，在人与人之间也有这样的

冲突。由于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过程，使得男人和女人的表面上看是处于融合状态的从属关系。《旧约·创世纪》中，“神让亚当沉睡，并且从他身上抽了一根肋骨，然后合上他的身体。并且用这根肋骨造了女人。”（Gen2: 22），女人是神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这说明男人和女人注定是要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暗含了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全书对于女人是男人附属品的观念贯穿始终，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是女人的主体；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则是次要的。《圣经》在其关于男女婚姻方面的不平等记载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一次沉睡，一根肋骨，一把泥土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女人，因为是“神从男人的一根肋骨中而捏成的，因此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才会被称之为‘woman’。”（Gen2: 23）但是，这能够说明这样的从属关系实际上存在潜在的危机。女人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被创造的，目的是为了男人的生活不会太孤单，因此被神通过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出的陪伴者。一开始的定性，把女性的角色给定位在这样的情况，对于《圣经》中的对女性话语无法进入男性话语的核心的说法十分自然，但女性角色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在《圣经》中的女性并非永远都是扮演“肋骨”的角色，很多时候女人则是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女性的形象，女性形象慢慢从传统的男性形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在这庄严圣殿中绽放的奇花。《圣经》中女性形象性质的转变，说明在《圣经》中的不仅人神之间的关系在慢慢变化，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在许多关键性的事件中，女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雅各为了能迎娶拉结，为拉班做了十四年苦工；《旧约·创世纪》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人若是对神是绝对的服从，亚当就不会吃下夏娃让他吃下禁果。“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就把果子给了自己的丈夫亚当，于是亚当也吃了。”（Gen3: 6）仿佛根本不存在神的告诫，亚当如此容易就吃下夏娃递过来的禁果。如果人的确是对神的绝对服从，那么在需要体现忠诚的时候，男人的行动却如此软弱苍白。亚当对夏娃的态度，没有体现书中所定位的附属关系。夏娃是整个偷食禁果事件中主导色彩的

人物，这拉开了以后一连串的冲突和背叛的序幕。女性在《圣经》中，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非单纯的附属物。在《圣经》中，甚至有独立的章节用来赞扬女性的高贵品格，如《旧约·路得记》中善良美丽贞洁的路得，《以斯帖记》中那个个性刚强的王后则十分明确地挣脱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限制。女性形象不再仅仅是承受一个名字符号的实体而已，不再是男性简单的附属品或是繁衍的工具，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感情，有着真情实感，懂得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圣经》在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时，涉及了许多方面：包括男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及女人之间。虽然人拥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但是同时人有着嫉妒、仇恨等许许多多的情感，这些是冲突矛盾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旧约·创世纪》中第一宗杀人案就发生在人被逐出伊甸园之后（Gen4: 1—Gen4: 16），起因是利益不均（神的宠爱）所导致的悲剧。这出著名的杀人案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由于神看中了亚伯的供品却没有看中该隐的。这使得该隐非常生气，他怒颜于色，怀恨在心。随后，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并在神面前否认这项罪名。该隐在否认自己的罪行后，神严厉地斥责他：“你作了什么事情？你兄弟的血从地底向我发出了哀嚎。土地开口诅咒，因为它从你手中接受了你兄弟的血。当你开始种地的时候，地再也不会为你效力。你必在这世间流离失所。”（Gen4: 10—Gen4: 12）。该隐并不害怕取了自己兄弟的性命，但是他却害怕别人取他的性命。无论怎样，在人看来生死是拥有绝对界限的概念，从一开始人就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该隐向神哀求：“我的惩罚超出了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如今你把我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以致不见你的面。而我必在世间流离失所，凡看见我的必杀了我。”（Gen4: 13—Gen4: 14）。该隐害怕被杀，害怕生命结束。对于人来说，第一重要的概念就是“生死”，但是人是自私的：别人的生死远不及自己的生死重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该隐没有反省自己杀死亲兄弟的罪，但是却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因自己的罪行而结束。人是生活在伊甸园中，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后，人开始了生存和寻找的道路。

因为各种理由，导致男人之间的冲突频繁不断地出现：因为嫉妒（该隐因神的宠爱不均，嫉妒而杀弟；约瑟则因亲哥哥们的嫉妒而被卖至埃及）；因为女子（雅各为娶拉结，服伺拉班十四年）；由于利益（民族利益，如参孙和非利士人的冲突）。另一方面，女人之间的冲突，则集中体现于子嗣问题。是否有子嗣来延续种族是女人基本的生存意义，是女人的首要的问题，也是婚姻存在的意义。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冲突，则集中体现在对爱的占有欲望的方面，或受到财物的诱惑，或因好奇心作祟，或源于对未知事情的好奇等，如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不成便陷害他，力士参孙不幸的遭遇等。在《圣经》中，对女性的叙述一般选择以美貌善良为角度（如《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的妻子西坡拉），另一方面是对于孩子溺爱并且不择手段的形象（如《旧约·创世记》中的利百加帮助自己疼爱的雅各，骗取了以撒对长子以扫的祝福）。《圣经》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这从中描写女性角色的角度和言辞可以得出结论：女性角色更多的是一种男性角色的配角形式而存在，女性角色更多的是关注于日常生活（如子嗣问题），一般不会设计到重大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次经》中这样的情况则有了较大的转变：《旧约》中的女性不仅是刚柔并进的拥有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如以斯帖王后等），并且其中所记载的女性形象更不单单作为贤妻良母式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正面的不可或缺的英雄人物，甚至是拯救了国家民族的孤胆英雄而存在（如尤迪）。在金字塔中，由于各个部分之间接连不断的摩擦冲突，导致了这个金字塔状的三角形的变形。三角形变形的力量源自于冲突，冲突的核心话语是“权利和利益”，权利和利益的不均衡导致矛盾冲突的激化。这种内部矛盾的激化有时并不是源自于人本身，而是外部的力量。在不断地阅读《圣经》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慢慢开始平衡，开始重新认识并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神迹显现中的终极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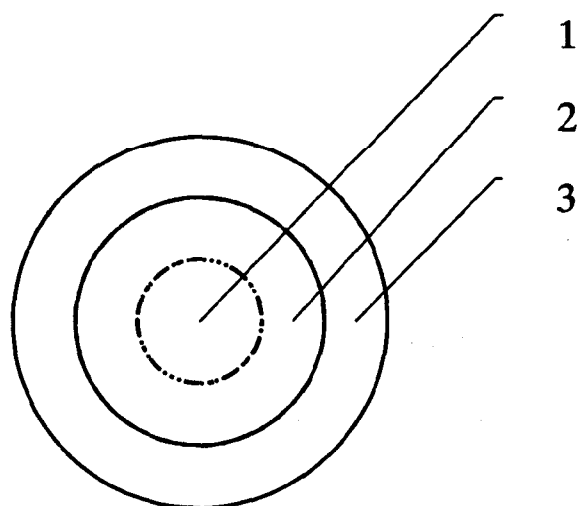
《圣经》中记载了许多的冲突和背叛，当《圣经》中的人神关系从三角形慢慢变形为圆形，这样的变形过程充满了冲突、背叛和不和的声音。当人神关系变形之后，首先发生明显变化的就是人的地位和意识的改变，这些都非常明显具体地体现于《圣经》所描述的故事中。首先，明显的如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就是《约伯记》，约伯是个“完美的和正直的，彻底敬神远离邪恶”的人。子嗣共 10 人（其中“三女七男”），家产丰厚（“7000 匹羊，3000 骆驼等还有许多奴仆”），并且常常祭典神灵恐怕自己或自己的亲属有罪。因为撒旦对约伯这个忠诚的信徒的置疑，神于是便同意在不加害约伯的前提下，可以随意处置约伯以考察其忠诚度。起初，当约伯丧失了所有的儿女的时候，他只是说道：“我赤条条从母腹来到世间，也当赤条条去。神赐予我这些，自然也可以收回这些。神保佑。”，撒旦又再次试探约伯，他“击打约伯，使得他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此时，约伯的妻子劝他弃神，但是约伯绝不肯犯那口头的错误，他说：“你像个愚蠢的妇人一样啊。我们从神哪里蒙恩得福，难道就不会遭祸吗？”。当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望这个可怜的遭了所有的罪的人的时候，约伯崩溃了。他开始诅咒了，说出了不该降临于世之类的话，并且绝望地希望去后悔为什么在一开始会蒙神赐福，约伯埋怨所有的一切。一轮轮对话没有使得约伯远离诅咒仇恨的心时，神和约伯对话以宽慰平息他的痛苦和不满。并当约伯反省悔悟的时候，神加倍赐福给约伯：“14000 匹羊，6000 骆驼，1000 对牛”和“三女七子”而且女儿容貌出众，比之前的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事的结局的约伯是终老满足而死的。约伯是个虔诚的近乎完美的信徒，但还是避免不了经受神的考验。人神的绝对意义上的从属关系，在约伯反复地置疑声和诅咒声中开始慢慢瓦解，约伯的言语是第一次完全彻底地怀疑人神关系的集中体现。人神之间的关系并不如预期中的那样稳固，约伯的遭遇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约伯被考验，无非是神为了能在撒旦面前显现自己的信徒对自己的忠诚度是坚定不移。当约伯不断地因撒旦作祟的灾祸所打击的时候，他对神的坚定的心也开始动摇。约伯，不仅是对神忠贞的信徒的代名词，还是代表普通的人的心声。约伯对神和命运的不公平

的咒怨，也是当普通百姓和信徒们在遭受考验灾难的时候的心声。《约伯记》的结局是神以自己的功绩质问约伯，让约伯产生相形见绌的自卑，使约伯感到自己的鄙俗狭小，让约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冰释前嫌。但是从约伯起，人慢慢开始主动地怀疑人神的关系的稳定性。人因被考验而主动怀疑神，并与之抗争，这是人神之间绝对的信任基础动摇的导火索。

第一节 人神关系的圆形载体

就人本身而言，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概念，每个人都是不同于其它的个体独立生存的。如何才能找到一个能够统一所有的有着各自想法心智的不同的大众，在体现人神之间的逐渐变化了的的关系的同时，能够包容他们所有的感觉、思想以及个性的合适的载体？当被冲突、背叛等诸多不和协的力量所动摇的三角形，慢慢变形为圆形模式（如图三所示）。该图分为三层：①是非常纯洁且复杂的部分，是人的被“神”净化的精神核心领域，即净化了的“心”；②是一个过渡的中间部分，是人的内心一个从实在的人向神逐步过渡的预备部分；③则是体现人的心智处于初级状态，圆外的天空是属于神的。

图三



三角形解析《圣经》中的人神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每个人自身的内心自我向神斗争信仰靠拢，包容融合构成圆形的图解。三角形解析人神之间的外部关系，圆形不仅是整个世界融合的象征，同时也解析每个人与神的离合关系。《圣经》中人神之间的不断的正面交锋，使得原本稳固的三角形关系在这样激烈的冲撞下，被挤压变形。选择圆形作为这个《圣经》后期的人神关系的描述代表，是因为圆形包容一切的外在，并且没有许多硬性的框架去限定，这样也就不仅能够拉近了人神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两性之间的距离。圆形，是所有图形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图形：没有断点且永远不会结束。圆形即使被挤压也存在着弹性的空间，这也就使得圆形成为形容逐渐变化的人神关系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图形。以圆形来描述《圣经》人神关系变形的载体，是非常合适的。圆形，没有绝对的顶点，没有绝对的规则，圆心就是人自己的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圆，但是每一个人又都和另外的人重合或者交集。无论怎样，都被神所接纳，圆形的理念与神博爱的准则是十分契合的。

人的潜意识和意识的觉醒，在人的心中不再只有神的“你”(thou)，还有“我”的存在。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描述的“我”和“你”的关系一样，在圆形所体现的人神关系，从三角形的“我一他一神”的关系（即“人—祭师—上帝”）转变为圆形的“我一你—（神）”的关系（即“人—人—上帝”）。但是，这里的“你”和“神”的意思不再是“我一他一神”关系相等同的概念，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所指不同：“你”是通过“我”才能实现存在，神的含义也因“我”和“你”而具体化了。神不仅有着抽象的外部存在，同时存在于“我”内心之中。神的概念由于其在《圣经》中的出现的次数而变得模糊，也因为在其中出现次数的锐减，这使得读者更多地关注于“我”的发展，即“人”的故事。《旧约·出埃及记》中的 Ex1: 1—Ex14: 1，单单出现“神”或“耶和华”直接出现的次数高达 45 次（其中还不包括人对神的祈祷），而在《旧约·约书亚记》中，“神”出现的次数只有 6 次之多（这也不包括人对神的祈祷）。《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只是相隔 4 个章节（《出

埃及记》属于旧约律法书的第二章，《约书亚记》属于历史书的第一章）。神出现的次数在不同的章节中的锐减，但同时《圣经》中的故事并未因为“神”的次数的减少而缩短或逊色。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个暗含的事实：人从《创世纪》中那个被动的角色慢慢变成故事的主角，神所占的比重不仅仅从实质上变得更少，在现实世界的故事中神也慢慢褪去主角的荣耀。《圣经》中只有《创世纪》前三章是完完全全围绕神讲述神创世的故事，随后的故事主角转为摩西，从拯救以色列人到西奈山上订约都是以摩西为轴心的故事。在神创世之后，《圣经》开始讲述的人的历史。

第二节 神性契合的统一复归

如果说三角形的人神关系的核心话语是“冲突”的话，那变形为包容的圆形的人神关系的核心话语则是“爱”。“爱”是整个圆形的圆心，《哥林多前书》有专门关于“爱”的颂歌，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1Co13：1—1Co13：13）¹²神，用不断的爱原谅有罪的人，拯救和救赎人。

人，用各种冲突的力量试图挣脱了神束缚。打破了硬性的界限，走出去就是广阔的天空。虽然人还是从属于神，但已不是完整地归属神。人从一开始的潜意识中的背叛，就注定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而非从属的“我”而存在于世。当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对神在言语中的显现出畏惧和依恋。“杀人”在十诫中是明令禁止的，十诫中“你不可杀人。”（Ex20：13）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处境下都是不可以杀人的，无论什么样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杀人就是杀人。同作为神的子民，无论采取怎样的理由，为了自身的利益夺取他人的生命都是神所不允许的。起初，神对该隐杀人的惩罚是十分严厉，尤其当该隐杀死亚伯并否认自己的罪行的时候，神惩罚该隐：使其没有土地种没有粮食被永远驱逐。虽然该隐十分畏惧，但神的惩罚只是在该隐的忏悔后才给予他的生命不被他人所伤害的保证。（Gen4：11—Gen：4：16）。《士师记》中，当“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并且跑到了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帐篷前：因为夏琐王耶宾与基尼人希百家和好。……希百的妻子雅亿拿了帐篷中的橛子，并且手里拿了一把锤子，悄悄来到他的旁边，突然将橛子用锤子从他鬓边钉了进去，并钉入地底。由于他睡得太沉了，因此还在睡梦中，西西拉就这样被钉死了。”（Jg4：17—Jg4：21）。一个弱女子拿着锤子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并且毫不畏惧。雅亿甚至十分冷静地面对巴拉追赶西西拉的众人说，“来吧，我将给你看你所追寻的人。”。即使这个时候，面对这个妇人果断残忍的行为和冰冷冷静的言辞，神也没有表现出维持秩序的审判者的角色，神甚至没有任何评价的言语。这在《圣经》并不是唯一的一桩杀人世界，也不是唯一的一件女子如此冷静的诱惑并杀人的事件。在《圣经》的《次经》中的《尤迪传》，当优雅的寡妇尤迪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她只身潜入敌营，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只身潜入敌营，杀死了入侵的尼布甲尼撒王，挽救了危难中的国家，拯救了将要

面临亡国的百姓，成为救国的英雄。

因为种种诸如利益，人犯下越来越多的罪行。这使得人所触犯神所禁忌的时候也逐渐增多，当人们彼此伤害互相诅咒甚至互相残杀变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相反的神则是在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神的声音仿佛离这个人类所统治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一般出现在章节的开头，故事之中神的身影慢慢淡化了。如在《约书亚记》故事一开始的时候，约书亚听到神的声音：“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去世以后，耶和华对嫩的儿子，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一起度过这条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Jos1: 1—Jos1: 2）¹³，神还依旧会指引人如何行为，虽然不及《出埃及记》中的细致（神参与了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整个过程，摩西与埃及王谈判的每一个细节直到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但是从 Jos1: 1—Jos1: 9 都是神嘱咐和祝福约书亚的话。在《约书亚记》的整个故事中，神并未有着过多的作为。在《以斯帖记》中，当哈曼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神甚至根本没有出现。以斯帖王后通过自己的智慧杀死哈曼及其子嗣，为惨死于哈曼手中的犹太人们报仇（Es1: 1—Es10: 3）¹⁴。神，这个在《圣经》中的律法书的部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你”。在时间的流逝里，在人意识的不经意中，那个能够只用声音就创造了全世界的，拥有绝对权利的神慢慢变回了“我”中之“神”，“你”中之“神”。

在人们追逐救赎和关怀的时候，人神关系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形。圆形，不会分裂或者脱离哪个部分，整体才可以被称之为圆（三角形则不然，可以分成多个三角形）。圆形没有绝对的界限：关于神的“博爱”理论和人寻找救赎关怀是非常贴切的。《圣经》中的人神关系，慢慢从三角形变形成为圆形是体现了救赎和关怀。圆形是从终点回到起点的图形，如果说这代表的是人的人生之路，也可以说是代表人的心灵旅行的道路。虽然人会走许多的弯路，甚至走到远离神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在神沉默的时候，神也没有放弃人。因为神是人这个圆的“圆心”，包容于爱中，人还是回到起点。在《新约》中，神常常以一种被

赞美的姿态而出现。这些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赞颂神，但是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去描述神迹描写神赞颂神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不断地把神的爱传达“我”和“你”。那究竟是为了什么要一遍遍强调神的能力，神的仁慈，神的博爱？因为这样可以借助神的力量，把身负重罪的众多的“我”和“你”从罪恶的边缘拯救出来，重新拉回到仿佛当初尚在伊甸园的时候。此时的人神关系转变为“人—人—神”即“我—你—神”。按照传说，人内心的是有着七原罪——骄傲、贪婪、贪食、贪色、嫉妒、懒惰、暴躁。所谓原罪，便是说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差别只是在于罪孽是大还是微小。如果有一天，当你知道你的出生不是被期望，而是被憎恨的时候，你还能笑着走完全部的生命吗？神没有抛弃有罪的人，而是选择拯救人。神用《新约》中的字字句句来洗涤人罪恶的心灵，使得人虽然不能再次回到伊甸园，但是至少心灵可以重回那个梦中的国度也是个未尝不可的选择。人也就在神的庇护下被救赎了，于是人的内心慢慢平静，慢慢融合以前与之所不能融合的“你”和“神”。

《圣经》中的人，在不断犯错不断抗争不断遭受灾难不断反省的过程中度过人生的岁月，这些都更为倾向于体现为一个循环完整的圆：从生命开始的起点，沿着时间的轨道，怀疑甚至远离神，但还是得到神的救赎轮回到生命的终点。由于权利和利益的不均以及不可避免的冲突，导致人与神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时时与神的道德理念产生冲突。这就使得本来十分稳固的三角形的从属支架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冲突的力量使得这种距离越缩越短。面对人的一次次的犯罪和对抗，使得神不得不更多次数的出现去解决、说服、教导和惩罚这批他又爱又恨的子民们，甚至把肉身的自己引领这些子民朝向爱的世界。可是，无论有多少条清规戒律，人神之间冲突变得在所难免，变得越来越无法调和。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我”，主动地选择与神“你”、与“他”人勇敢面对，即使有时候甚至亵渎自己的精神信仰。冲突的动力变得不可忽视，超出了正常的理性，甚至牺牲他人性命也在所不惜。神选择在惨剧发生后，以一种裁决者姿态出现来惩罚人背叛冒险的行为。但是神的这种审判者

的身份让人有些迷茫，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神，在罪恶出现之后出现去惩罚有罪的人，并没有一开始扮演一个阻止罪恶的行为者，而是作为一个审判者和执行者的角色。难道神不能预见所有的未来？难道神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罪恶？难道神不是万能的？如果说神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标准，人的种种错误和罪恶就是体现人神之间的距离。人虽然很接近神，但人还不是确实的神。人不断寻找不断流浪不断流离失所不断迷失，但是还是找寻不到自己的归属之所，“归属”对于人来说是非常迷茫的词语。人尚生活于伊甸园时，是人和神彼此接近的时期。但是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后，人开始了生存和寻找的道路。没有家园离开了诞生的地方，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创自己的新天地。并不是难事，但是也就断了人的思念的源泉。人，无论多么忠于神都永远无法回到那个天堂般的地方；也许，死后也许可以去那里重温远古的过去。因此，人神关系的焦点就集中于寻找归属感，寻找心灵的慰藉，因为爱使得人得到了的救赎。

选择圆形作为形容《圣经》中变形了的人神关系应该是较为恰当的。圆形是能够包罗万象，包容一切的形象载体。圆形能给人以平静祥和的感觉，这是硬性的三角形所不具备的特质。当人神关系在《圣经》中融合为一个包容的圆的时候，这也就预示着人终于在心灵深处找到了一种能够实现救赎的方式。在《新约》中所出现众多浩瀚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神迹，反复出现的颂歌和律法，这些颂歌神迹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反复强调神的能力。展示神，可以指引人通过神来净化心灵，超脱人的罪孽。经过神的引领，人才能得到心灵上信仰的支柱和慰藉的感受。当人的心灵逐渐趋于平和的状态，才能够更好地面对自己面对生活。人的心灵从开始的喧闹浮躁的状态，慢慢趋于一种平和的状态。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人的罪恶减少，而是因为得到了神的眷顾和其救赎。神对人的救赎，主要体现在神和人在思想领域和精神方面的融合。

另一方面，《圣经》中之所以有很多的篇幅去描述导致人神关系的变形的事件，旨在强调神的全能的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人”。古希腊神话中那些被人化了的神们，如风流的宙斯、嫉

妒的赫拉、昏醉的狄欧尼索斯等人都让原本应该高高在上的神降低至具有普通人的特点甚至弱点。古希腊的众神有了人的弱点，这使得古希腊神话更倾向于讲述人化的神的故事，而非绝对完美的神。《圣经》中记载描述的诸多人物形象本身并不是神，通过他们的行为或特殊的事件使得他们接近神，如摩西、约书亚等。为什么要描述众多的神化的人？人是具有神的面貌和智慧的肉身，但是由于本身的弱点导致人不能具有神一样的完美，因此人在犯错和悔改中不断地挣扎。但是如何才能使人摆脱这样尴尬的境地呢？神化的人可以弥补人对于完美的神的向往，这类特殊的人物能够给予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憧憬和安慰。只有当人不再因为罪过和痛苦而挣扎，并且内心达到一种平静祥和的状态的时候，才可以生活在一个安定祥和的世界中才是人的生活目标。但是如何才能寻找到如此完美彻底的人来成为众人的榜样呢？融合了神的人，神化的人，就是成为这个榜样的代表。这种神化了的人的生存方式、行为准则以及他们的结局才是所有人所向往的所追求的。神化的人不仅在危难的时候代表神拯救了人，同时拥有所有人向往的与神沟通后的祥和满足的心灵。因此，《圣经》中才会去描述人浩瀚的历史，塑造众多神化的人。把这些众多的神化的人作为自身的榜样来净化心灵，使自身肉体远离罪恶，心灵则得到神的救赎。不仅有着神性的人，神也被肉身化了。《圣经》中关于救赎的极致体现是殉道者，道成肉身的耶稣为了救赎人而受难。

人在寻找接近神的渠道和途径以达到自身的解脱，不仅从用繁杂的律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神的理念，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接近神。神把人从罪恶和痛苦的漩涡中拯救出来，虽然人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脱，但是可以通过接近神灵，平静自身的心灵。《圣经》中表面上看起来的是在讲述“神”的故事，但实际上《圣经》的叙述核心词语是“人”，《圣经》中的主要人物是具有神化性质特殊的人（《圣经》中描写了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英雄，有些英雄是借助神的力量去完成英雄的壮举，如摩西，有的则是带有曲折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如约瑟的奇特的经历。）。

《圣经》中刻画了神化的人的出现，缩短了人神之间的距离，把人拉进了神的绝对领域，模糊了人神之间本应有的界线。《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的变形成为人心中有神的必然过程。纵观《圣经》，是一部关于人的历史而非神的历史的经典文献。《圣经》中的神，更多的是以一种给人辅助或是救赎的角色而出现，早已不如古希腊神话中那以主角的身份登场的年代了。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是被众神彻头彻尾完完全全控制着的具有玩偶性质的形象。在古希腊时期，人是无力反抗或是逃避神的，越反抗越会招来神更多的愤怒和悲剧惨的后果，如《俄狄浦斯王》这部催人泪下的惨剧中那可伶的命中注定将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虽然他想要抗争，但是最终还是陷入命运的漩涡中。但是《圣经》中的人大多做不到绝对服从于神，无论结果如何，人总是在不断抗争、反抗甚至背叛神。此时的人早已取代了神的中心位置，成为故事的真正主角。《圣经》的核心没有改变，主要讲述人的故事（这个“人”并非具体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而是抽象化的总体概念意义上的“人”）。《圣经》真正把故事的焦点集中于人，把古希腊时期停留于神的色彩转而赋予了人。人，在《圣经》中因为对其行为的细致描写，呈现出一种非常鲜活的形象，无论是从带有血腥暴力的色彩还是从虔诚善良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人”在《圣经》中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不同于希腊神话所强调的神性，《圣经》更为倾向人的理想追求。在无限的对于彼岸的追求中，在人性与神性相对立冲突的过程中，《圣经》更为倾向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和对神性的追求。阐释了造物主的神，对于神的功绩是以一种歌功颂德的语调去回顾历史。

上帝战胜邪神撒旦，人皈依了神。王权归属于神，所有的世界渐渐融为一个圆形的世界。人神关系的变形过程是《圣经》的所体现的主要内容之一，《圣经》中诸多的律法、规则和遵从和背叛的这些律法和规则的故事围绕人神关系的变化而展开。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一成不变，《圣经》也是如此。《圣经》因为一直都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而导致其中存在着许多的删减，直到著名的钦定本的产生之

时有着许许多多人的努力和创作，把神圣谱写进这部巨作中。总的来说，《圣经》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人不是完全纯粹的神，而是有着自我有着欲望的肉体的人，因此人就无法避免错误。但是有着神作为人的心灵深处的引导者，这可以使人能够从罪恶的边缘回到善良的世界中。神用爱包容罪恶的人，用神迹来感动有罪的人，使得有罪的人重新净化了他们的心灵。神的救赎，使人在痛苦的尘世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通过不断的显现神迹，使得神的形象具体化权威化，路加福音里记载了从神的故事，从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诞生、受难以及复活等神迹，如耶稣治好十个麻风病人、治好耶利哥的盲人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救赎人。

结 语

《圣经》描述了一个博大的世界，本文大胆地简单地归纳为具有三个不同世界的，以及“人一神一魔”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寻《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的变形过程。《圣经》中的文字几乎在反复强调着一条理念：上帝是人的唯一的神。但是“神”并非是单一概念上存在的个体，一般说来当神处于三位一体的时，即神同时拥有多个独立的具传声筒性质的分身。整个世界因为权限的不同而存在“三重建构”的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并非存在绝对的界限，毫无联系。如果存在绝对的界限，整个世界就被硬生生地割裂成三个独立的世界，并非一个整体。三个世界的核心词语是“从属”，如果神的声音或言语的权威能实现具统治性质的“从属”的意义，就必须具备一些能够象征神权性质的传声筒，这些传声筒性质的分身包括：天使、先知当然还有神亲自挑选出来的虔诚的信徒们，通过他们去沟通由神、人和魔鬼组成了的三个世界。天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沟通，需要通过众多的天使、信徒、先知来完成，如具有英雄传奇色彩的摩西，他在神的指引下带领以色列人逃离苦难的埃及。地下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沟通是依靠那些被魔鬼所诱惑的人，抛

弃信仰背弃神的人（即一部分被罪恶所迷惑的人）或是魔鬼的分身等活动来维系。有时，甚至是直接对话的形式来进行沟通。魔鬼，具有邪神的力量，因此在魔鬼和神之间没有了绝对的等级和森严的界限。魔鬼可以和神直接的沟通，面对面的交流，可以以特殊的形态自由往返于三个世界之间，“有一天，神的儿子们侍立在神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華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耶和華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上下而来。’”（Job1: 6—Job1: 7¹⁵）。这些记载于《圣经》中的事件，一方面说明了，本应僵硬的各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复杂；魔鬼撒旦的自由往返说明了一个容易令人忽视的事实：虽然三个不同的世界均以从属关系来维系，但是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硬性存在的事实。三个世界之间是相互沟通，相互渗透，所有的故事就在这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的过程中慢慢展开。“我一他一神”中的神创造了“我”，但是“我”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单一的语音符号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在神面前，有着“神”的概念，但却没有“我”的概念，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是不存在的。如果说神是另一个“我”，一个全能的“我”，但是这个“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人是不具备“我”的概念和意识的，只是神创造出的众多简单动物中的一种，只是特别的是人这种动物是按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出来的。

《圣经》中没有明显的文学意识，但是其所蕴涵着数量众多的文学题材则让人叹为观止。直到今天，《圣经》中的文学题材还在不断被阐释。《圣经》中蕴涵无数的典故家喻户晓，并且常常被作家们使用在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中。翻开《圣经》，阅读的时候能够感受抒写的文字简单，简单的文字却讲述是复杂的故事，记载了人类的历史。《圣经》不同于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是“神”为核心的文典，《圣经》的核心则是人。在《圣经》中的人神关系一直冲突着，冲突不是期望的结果，人还是找寻到了满足各自的关怀和救赎。在把自己从神的绝对支配中摆脱出来，使得人可以作为一个与神相对抗的力量而独立存在的同时，在心灵中慢慢融入了神。《圣经》具体化了人的概念，通过描述人神关系

的变形，使其贯穿始终承担主线，用“冲突”和“背叛”作为人神关系三角形慢慢变形到圆形的动力，改变了原有的从“我一他—神（你）”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为到“我一你—神”。把人神关系从三角形那条条条框框的线条中解放出来，把人神关系融合为简单但却包容万千，有着无限可能的圆形中。神学家奥古斯丁年轻时，他曾沉迷酒色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整个的人生陷入了罪的捆绑之中。他也曾苦苦追寻真理，阅读许多的书籍，遍访各地的贤人智士，却一直无法得到真理的满足。一日，当痛苦不堪的他在花园散步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打开《圣经》。刹那间，书上的话语击中了他的心灵深处。于是他痛哭祷告，真理的圣灵进入了他的心，使他成为了崭新的人。当奥古斯丁得到了真理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释放。无论是人的意识还是人的心，都在《圣经》的点点滴滴的文字里，慢慢融合于这和谐的圆形中。

当人神关系融合为和谐的圆形时，达到了平和的状态。这预示着人类虽然步履维艰，但依旧走向光明和追求：自身关系的和谐统一，即人性神性的融合，此岸彼岸的统一。《圣经》是个特殊的文本，它不仅仅是神学的经典而且是文学的源泉，其中包含了神学和文学混和的基调。即便从文学角度出发，不涉及其他学科如美学、神学等领域，《圣经》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文学文本的原型、范式、母题等都源于对《圣经》文学的解读和阐释，都成为西方文学中的璀璨的明珠，《圣经》中很多习语成为现代西方的俚语，如“亚当吃下的禁果”指的是男人的喉结。即便当文学是世俗题材的时候，可以看到其中不乏《圣经》的痕迹。在无助痛苦的时候，作品中的人物会向神祷告，希望能够以此借助神的力量帮助自己度过难关。

关于《圣经》争论和探讨是难以平息的，现在宗教则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使得人们更容易地在其间都能寻找到各自的支点。在多元化的今天，虽然宗教已不再是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但是宗教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寻找到了新的支点来支撑自身的发展。早在《圣

《圣经》中的故事中就已经体现了这种构想：《圣经》中的人神关系的变形其实早就体现了这种演变的过程的必然性。人，希望能够在狂热、抛弃、重新构建等循环的过程中，依靠在宗教中寻找自我，安慰自我，达到心灵平和的状态。因此如何才能恰当合适地处理人神关系，如何面对宗教所包涵的终极关怀则日益显得重要。《圣经》中的人神关系从新生的生硬的教条式的宗教神学框架结构，通过种种碰撞、冲突和背叛才走到现在的真正意义上的包容的人性化的宗教理念。人性化的宗教，融入了更多平民化的思考成分，使得更多的人在圣洁的光辉中，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里找寻到平衡点。这使得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宗教并没有淹没的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而是在逐渐的回归传统的同时又寻找一条新的更容易让人接受的道路，并且持续不断地发展着。在近代文学发展中，人本主义所倡导的《圣经》中那个纯粹神性的神慢慢转变为英雄的人，“大写的人”。神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人慢慢转变为整个世界的核心。当发展到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人，产生“怀疑的人”的时候，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人从“怀疑的人”转变为“小写的人”，更媚俗的世俗之人背离了神。《圣经》中采用一种超验抽象的手法娓娓道出人生的真谛，用动听的故事来讲述这个抽象而复杂的世界及其所蕴涵的人神关系。

注 释

¹ Mr 是 Mark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至第二十九节。以下引文类同。

² 2Sa 是 Samuel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一节至第十九章第十八节。

³ Jg 是 Judges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士师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至第三十节。

⁴ 《欧洲文学史》第一卷 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第 89 页

⁵ 《欧洲文学史》第一卷 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第 89 页

⁶ 《欧洲文学史》第一卷 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第 90 页

⁷ Gen 是 Genesis 《创世纪》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

⁸ Re 是 Revelation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启示录》

⁹ Eph 是 Ephesians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以弗所书》

¹⁰ Ex 是 Exodus 的缩写，此处引文是源于《出埃及记》

¹¹ 何谓“三位一体”？这是个神学上的一个名词，表示独一的真神虽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却是一体的。神如何“位”又“体”这可说是神奥秘之处，是人所难以完全领悟的。但虽然是人所难以完全领悟，却不容人因此否认或任意误解的，因圣经所给人的亮光虽不足以使人完全领会三位一体之奥秘，但已足以使人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了。经据如下：首先从 Gen1: 26、Gen1: 27, Gen3: 22 等处经文，看见神用了复数的“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了。经据如下：首先从 Gen1: 26、Gen1: 27, Gen3: 22 等处经文，看见神用了复数的“我们”以自称。可见不是“一位”。其次，从 Sa48: 16, Sa61: 1 等处经文，可知这复数的“我们”就是：圣父(神)、圣子(主耶稣)、和圣灵三位。而从 De6: 4 等处经文，可知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神，乃是合一且独一的神。注意：“位”是表示“占有空间”、不是无形抽象的意思。但“神是个灵”，神的位格，是不能完全照物质界之人的位格来领会的。所以“三位一体”的“位”，可说只是借用物质界的“位格”，以此表示这位属灵界的神是有位格的，并不是想象中假设的那般虚无抽象。但属灵界之神“位”与人属物质之位有什么分别？这是人仍然在物质界中生存时所无法完全领悟的。

¹² Co 是 Corinthians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哥林多前书》

¹³ Jos 是 Joshua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约书亚记》

¹⁴ Es 是 Esther 的缩写，此处引文源于《以斯帖记》

¹⁵ Job 指的是《约伯记》

参 考 文 献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BIBLE:

[1]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A Reference Edition with the Apocrypha.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The KJV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611.)

[2]Good New Bible: Today' s English Version.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first published 1978

REFERENCES:

[3]Norah Lofts. Women In The Old Testament ----Twenty Psychological Portraits Made an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Purnell And Sons, LTD Paulton (Somerset) And London 1949

[4]Norman K.Gottwald. Studies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SCM PRESS LTD. London 1954

[5]Brevard S. Childs. Myth And Reality In The Old Testament SCM PRESS LTD. London 1960

[6]Harry M. Orlinsky. Ancient Israel second e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60

[7]Frye, Northrop.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1982

[8]Frye, Northrop. Words with Power: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A Harvest/HBJ Boo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1990

[9]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7

[10]《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承印，1998

- [11] 《圣经后典》 张久宣译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96
- [12] 《欧洲文学史》李赋宁 总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99年11月第一版
- [13] (德) 保罗·阿尔托依兹 《马丁·路德德神学》 段琦译 译林出版社 1998.10
- [14] (瑞士) 巴尔塔萨 《神学美学导论》 刘小枫选编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2
- [15] 陈超南 《犹太的技艺》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6.8
- [16] (英) 詹·乔·弗雷泽 《金枝》 徐育新等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年
- [17] (法) 吕西安·戈德曼 《隐蔽的上帝》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5
- [18] (英) 海姆·马克比 《犹太教审判》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 [19] (德) 汉斯·昆 《基督教大思想家》 包利民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5
- [20] 刘意青 《圣经》的文学阐释 —— 理论与实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6
- [21] 陆扬 《欧洲中世纪诗学》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0.2
- [22] (德) 卢尔德曼 《无形的宗教》 覃方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刘小枫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1995.1
- [24] 刘小枫主编 杨德友等译 《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1991.6
- [25] (德) 穆尔特曼 《创造中的上帝》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 [26] (美) G·F·穆尔 《基督教简史》 郭舜平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1.6
- [27] (美) 帕利坎 《历代耶稣形象》 杨德友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9.8
- [28] (法) S·薇依 《在期待之中》 杜小真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4.6
- [29] (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 《神话与政治之间》 余中先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1.3
- [30] (加) 许志伟 《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 [31] (苏) 叶·莫·梅列金斯金 《神话的诗学》 魏庆征译 商务印书馆 1990.10.1
- [32] 朱维之 《圣经文学十二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10.1

主要参考论文（不按著者姓氏顺序）：

- 刘意青 《〈圣经〉的阐释与西方对待希伯来传统的态度》 外国文学研究 2003.7
- 陈超南 《在上帝和生活之间寻求平衡》 上海社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8.3
- 蒋承勇 《“神-理性-人”的三位一体——简论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人文性》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12
- 蒋承勇 《“神—原欲—人”的三位一体——论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人”的观念》
杭州师范学院 2001.9
- 刘杰 《论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00.4
- 朱韵彬 《〈圣经〉原始小说初探》 外国文学研究 1986.1
- 梁工 《〈创世记〉对创世的两种记载考辨》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5
- 梁工 《圣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 2001.4
- 刘林 《〈圣经〉文学性研究评述》 山东大学学报 2003.6
- 刘文明 《论〈旧约圣经〉中的希伯来女性及其女性观》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9.4
- 邱紫华 《〈圣经·旧约〉中的崇高观》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11
- 王越群 《〈圣经〉三大人本思想探源》 探讨与理论争鸣 理论导论 2003.5
- 郭连法 《〈圣经〉语言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 文化 2004.8
- 田惠刚 《基督精神与人文主义一个明显的研究误区》 北方论丛 1998.5
- 张功耀 《〈圣经〉中的诗歌及其美学结构》 中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3
- 马小朝 《论希腊神话和〈圣经〉对西方文学艺术观的影响》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1996.1
- 刘洪一 《希伯来先知书的文学特质》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1
- 杨军 《犹太教上帝与人的自由意志》 天中学刊 1998.6
- 傅有德 《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及其与基督教的分歧》 世界宗教研究 1997.2

致 谢

终于学位论文告一段落，还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想来，走过的一路，首先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妹妹。再者，要感谢一路走来指导我的师长们。首先感谢指导教授杨正和老师，引领我进入神圣美妙的文学殿堂，并常常不辞辛劳叮咛论文的进度，使得论文得以顺利负梓。而后感谢傅修延老师与陶水平老师，两位老师精彩绝伦的讲授使我受益匪浅，同时给予了许多宝贵的观点与建议，让这篇论文得以更趋于臻善；而刘意青老师的期许与鼓励，同时提出诸多逻辑上、观念上、用字谴词上的盲点与谬误，甚至对论文逐页提出建议，如此地细心认真的指导，让我有醍醐灌顶的启发与感动。再来要感谢赖大仁老师，谢谢赖老师在我对学术懵懂无知的时候，愿意坐下来，用耐心加上浅显的语言，细心地引导我学术的文章应该如何组织架构。老师们亦师亦友的态度，那么亲切，毫不保留、真诚地分享所学，让我受益匪浅，感动至极。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顺利完成论文。学习是一不断累积、沉淀、淬炼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另外感谢方志远老师，老师亲切的笑容总是无私地关怀着我。老师们对学术的态度，更是我学习的终身榜样。谢谢师大的好友和同学们、谢谢吴和岩、胡训军，他们除了研究岁月的甘苦交流外，在我对论文写作失望无助的时刻，逐步传授研究法的秘辛，并一肩挑起协助我进行论文的逐字校稿与结构调整，此般的友情与关怀是让我感激涕零的；他们总是十分热情、自信地分享自己的想法，不时给予我启发，鼓励和支持我顺利完成论文。